

余生

药店的窗户被人砸得稀烂，朝外扭曲着，像是被人强行光顾过。最近这不算罕见，罕见的是街上飘荡的大堆纸币。

纸币不仅不少，实际上还多的很，都是些红色的新版十元和二十元，在晨曦中散落在破碎的窗玻璃旁。夏日的气流打着旋，卷着它们起起落落。警报响了有一阵子了，但他能从里面听出来些异样，因为警报声正越来越低，像是要没电的录音机。

那个念头已经老了，老到他只在孩提时代的电影里见过。是他记得的关于旧世界的梦。

街上空荡荡的，没人来管。

大卫·贝尔已经七十四岁了，但身体还硬朗着。他摸索着身后，从高腰处摸出来一把老旧的格洛克。枪保养得很干净，总是上着膛。

这年头，你任何时候都可能用到它。

“有人吗？”他越过嗡嗡的警报器，然后推了推门，门蹭了蹭地。一阵风卷起那些钞票，把他们吹到取款间里。花花绿绿的钞票在天上打着转，像是以前的游戏节目。

药店里灯光闪烁。

大卫环顾四周，看到角落里有一扇半开的防盗门，后面的半个药房，还有地毯上一条蜿蜒的血迹。

余生

他进去片刻，没碰那些钞票，就原路返回了。

△

他的房子很小，在市中心，夹在两栋建筑之间。岁月让它变得破败，但它依然是他的家。他本不该出门的，不过安杰尔和玛丽丝拦不住他。他老当益壮，总是可以来去自如。

而且，这是任务。

他用腰带上的一串钥匙打开了门上的三把锁（现在想配把钥匙可不容易），经过粗糙的大厅，来到他的卧室门口，开门，然后走了进去。

墙上的电视亮了。画面上，一座银色的塔楼被火焰吞噬着，上面写着奥兰多。底部的快讯上一条还在警告黑旋风，下一条就在兜售抗酸剂。

他闷哼一声坐在床上，望着窗外流淌进来的柔和的蓝光。他看了看自己手中从药店得来的袋子，又看了看刚被他放在桌子上，还在颤动着的枪。

他又想起了差不多五十一年前他在库什杀掉的那个男人，他的笑，还有他对今天这一切的预言。

现在，他就在这里，生活在这个预言中。

△

九点三十分，安杰尔走了进来。他总是很准时。安杰尔是个很壮实的年轻人，是夏威夷人还是西班牙人来着？大卫不知道，也不关心。他喜欢这孩子。安杰尔以前是海军陆战队的。大骚乱期间他在日本，得克萨斯被超级风暴袭击期间他又归队服役。他确实见识过不少东西。他和大卫——或者用他的称呼的话是贝尔先生——呆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健谈。

贝尔也当过兵，时间上当然比安杰尔早。他们两个在当兵这方面很有共同语言，很能互相理解。现在安杰尔在家当个勤务兵，干的很好，他也很喜欢这份工作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

不过，他还是有些顾虑。

“贝尔先生，”安杰尔举着餐盘走了进来。他边走边说：“你又出去了？”

余生

“安杰尔，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。”贝尔说。

“也别让玛丽丝发现，行吗？”

“行，没问题。”贝尔抓起枪，把它塞到床垫下面。

“还有，贝尔先生，”安杰尔把食物放到桌子上，然后说道，“真的，别再出去了。外面现在不安全，以后也不会安全了。”

“有多糟？”

“非常糟。”

安杰尔走了出去，去把早餐递给别的房客。大卫·贝尔吃着自己的鸡蛋，望着窗外升起的太阳。

△

五十一年前，他坐在自己跟着进山的那个人对面。他坐在自己的后脚跟上，斜挎着步枪，不过随时准备着端起来。他面无表情，胡子拉碴，眼睛藏在灰色的护目镜后面。

在库什，春风得意的大卫·贝尔上尉正独自一人追寻着山中的力量。当然，他的小队就在附近，观察着他的行动。

对面那个人皮包骨头，像个电线杆，缺了一块的嘴唇里露出几颗牙，被太阳和冷气掰得歪七扭八。他是个本地人，长着一双绿眼睛，皮肤黝黑，头发凌乱不堪，身上穿着二手的美国背心和老式的卡米兹。他身上印着高等人的烙印，但是这个印记上满是鲜血，还有跳蚤蹦跶出的小黑点。

“给我预测一下未来。”大卫·贝尔说。他耳朵里的通讯设备正喋喋不休地播报着目标。外面，往北十五英里，炸弹正撼动着大地，像是一场轰隆隆的梦。飞机用炸弹慢慢重构着山峦，在地质尺度上破坏着这一切。

贝尔听过关于这个男人的故事，来自中央情报局审问的本地人。没人相信那些故事，但是大卫相信，大卫以前在国内见过类似的事情。

老人伸出手，从男孩的尸体里拽出一坨内脏，然后开始大快朵颐。

贝尔尖叫着，醒了过来——

余生

△

——外面，外面传来尖叫，隔着隔音玻璃也能听到。是乞求帮助的尖叫。

他翻起百叶窗，看到黑暗中有车灯闪烁。巷子里的地上躺着一个男人，周围尖锐的阴影形状如同蜘蛛腿。然后，有人拿武器捶打着什么。

过了好久好久。

然后是诵经的声音。

他关上窗，试着不去听。又过了一会，一切重新安静了下来。

△

安杰尔又走了进来，他看起来神情恍惚。托盘拿的不稳，餐具被扔到了盘子上，食物东倒西歪。他把它们放了下来，甚至都忘了说早上好。

“安杰尔？”

那个大块头男人在门口停了下来。

“贝尔先生，以后我就呆在这里了。我没有理由回家了，市区已经不是什么好地方了。”

“好。”贝尔拿起餐盘。

“玛丽丝今天没来，打电话没人接，火车也不准时，比之前还不准时。”

贝尔什么都没说，他沉默地吃着自己的早饭。

“可能需要你把守大门。”安杰尔说，“我们不能让别人进来。我把泵带过来了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“贝尔先生，你当初是特种兵吗？在阿富汗那会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杀过人吗？”

“嗯。安杰尔，我杀过人。”

大块头男人看着他，脸上满是恐惧，痛苦和悔恨。

“我也杀过。美国人。”

余生

“安杰尔，你只是做了该做的。别难过，这种事我们可能以后还得做。”

安杰尔吸着鼻子摇了摇头，关上了门。

后来，当他从窗户往外看着巷子的时候，他看到垃圾旁边堆着一个可能是尸体的东西，不过也不好说。黑色的鸟儿聚集在它周围啄食着，一团团苍蝇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。

垃圾堆上面的墙上画着黑旋风的标志。那是红色的划痕，像是黑暗中蜘蛛的脸。

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都认识它，这已经是老掉牙的常识了。

△

“会有那以前的时候，和那以后的时候。”老人说。

“当然总会有以前和以后，永远没有永远。”他说。

“我们处境危险。美国人用刀子割断了自己的喉咙，但他们其实也不过是在随着别人的歌声起舞。”他说。

贝尔想了想。他把步枪上的保险关掉，把它拿到手上，然后扔在地上。

老人仰起头瞥了一眼，他的脸上好像有什么情感，但不完全是关心。他又低头看了看那些内脏。

“一个托雷克会领导美国人，两次。然后是个白人，两次。然后是个西班牙佬，一次。然后一个白人女人，三次。一个白人两次，另一个托雷克两次，然后又是一个白人女人，然后就是终结。”

“托雷克”是普什图语，意思是“黑人”。部落里的人就这么称呼美军里的非裔美国人。黑人当总统？这疯狂的预言让贝尔有些动摇。

贝尔又把枪端了起来。

“继续，”他说，“证明你说的是对的。”

△

戈尔韦女士在大堂里踱步，她长得像只母鸡，戴着不合适的假金发。

余生

“早上好，贝尔先生。”她说。

“早上好，戈尔韦女士。”他答道，假装翻转了一下并不存在的帽子。以前的日子里，她是个社交媒体专家。这行业现在和录音机一样过时。

“到电视厅来。”他轻柔地握住她的胳膊。

在家中的客厅里，六七个房客正聚在电视屏幕前。屏幕里是新闻间，播报桌前空无一人。屏幕底部的快讯正翻来覆去推送着几条垃圾新闻。

桌子上凌乱地堆着纸张。

贝尔关掉了电视。

“有人想玩桌游吗？”他对这些人说。他把手举起来的时候，后腰的枪正咬着他的后背。

他们吃了布丁，玩了你画我猜。

△

之后，他给门口的安杰尔带了点吃的。大块头男人把防盗门关得紧紧地，还锁上了门。贝尔走了过去，他能听到轿车的警报声，还有人边跑边诵经。声音逐渐升高，然后又消失在夜色里。

安杰尔熟练地握着雷明顿。他以前当过哨兵。他选了个很舒服的姿势：双脚稍息，枪随意地拎着，或者可以说是垂着。

“多谢了，贝先生。”他说，“你给他们也弄了吃的？”贝尔把食物放在他旁边的桌子上。安杰尔是个好孩子。

“嗯，我们都吃过了。”

“我刚才看了点新闻。国民警卫队进驻了纽约，巴尔的摩乱套了，有个家伙奔着芝加哥去了，空军在中西部追着什么东西跑，想把它打下来。”

“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某种东西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不好啊，老哥，这可一点也不好。”

“对不起，安杰尔，可现在世界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
“你是怎么对付这些事的？”

余生

“我对付了它们五十年了。”

安杰尔用手抹了把眼睛，抬起头看着他。霰弹枪垂在一旁。

贝尔坐在椅子上，给他讲了个山里老人的故事。现在已经没什么需要隐瞒的了，至少今天如此。

△

“你是厨子和医生的后代，”老人一边盯着那串蓝黑色的肠子，一边说道。

“嗯。”贝尔答道。他母亲是厨师，他父亲是个整形外科医生。

“你第十个生日之前就见过鲜血。”他说。

贝尔脑中浮现了一幅画面。他的弟弟笑着被隧洞里的车撞翻在地，被轮子吞了进去，再被吐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了骨头，鲜血和肌腱。

“对。”

“一切结束之前，你还会见到更多。你会活着见到终焉。那之前你死不掉。你被赐福了。我曾经也被赐福过。”

贝尔依然盯着他。外面，炸弹正倾泻而下。

“终焉是什么？”

“我们只不过是新燃起的火炬顶上蹦跶的虫子。”老人挥舞着满是鲜血的双手，“我们与火焰起舞，但我们注意不到那热量。这热量会充满整个世界。我们终将灰飞烟灭。”

“火焰是什么？”

“混沌。”老人咯咯地尖笑着，“外物，外来之人。你知道它们。”

他确实知道。

“从今天开始数的第五十一个年头，世界将会燃烧，不过……”老人看着肠子里的东西，眉头一挑，“我那时候不会在了。谢谢，谢谢你。”老人微微一笑，露出满口黄牙。

他缓慢而笨重地站了起来，然后朝着贝尔跌跌撞撞地走来。在这里已经有很多人对着他摆出过这幅架势了：带着尊敬地往前走，双手前伸，脸朝下，毫无察觉地朝着死亡靠近。

余生

大卫·贝尔跳了起来，对着老人一个点射，打中了老人的腹部，胸膛和脸颊。山洞里充斥着枪的啪哒声，还有无烟火药的气味。

老人的躯壳倒在地上，黑色的血从他身上汨汨地流淌而出。贝尔对着对讲机讲话。

“二六。击毙目标。正在撤退。”

他离开了。他再也没想过这件事，直到五年之后巴拉克·奥巴马横空出世。

△

“那场风暴之后，麦考尔总统第三次当选了。特别任期。”贝尔做了总结。

“去她妈的。”安杰尔咆哮着，“我们真的不该像那样跑到德克萨斯去。”

“是命令。”贝尔说。

“你不会全都信了吧，贝尔先生。”

“我信，安杰尔，我全都信。我被赐福了。”

现在门外飘来着火的气味，但是消防没有来。有人在一遍一遍嚷着什么，大概是祈祷。

“全乱套了。”安杰尔自言自语。

“你得吃饭了。”贝尔说。

△

自从库什的那天以来已经整五十一年了。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，他醒了，发现安杰尔就躺在他椅子旁边的地板上，那把霰弹枪丢在一旁。

安杰尔的嘴里满是带着红色斑点的泡沫，有一股呕吐物的酸臭味。他死了。

贝尔漠不关心，他捡起了霰弹枪，走进客厅。

住民都还在那里，大部分依然在椅子上，剩下的歪七扭八地卧着。大卫·贝尔把霰弹枪放在地上，把从药店里拿出来的袋子从口袋里掏了出来，然后往手里倒了一把药片。他干吞

余生

了这些药片——老人的小技巧。接着他把柜子里的吃的都掏了出来，开始狼吞虎咽。吃完以后，他拿起了霰弹枪，往前踏了一步。

他走进屋子的时候，电视亮了起来。电视画面飘忽不定，里面是一个影影绰绰的物体，硕大无朋。

在它前面是纽约残缺的高楼。那个身影一直延伸到天上，随着距离在空气中变得愈发模糊。相机左右摇晃，焦点跳来跳去。喷气机在它前面留下了一道道尾迹，它们花了很久才穿过那东西的影子。

画面上的文字写着“现场直播竖锯时髦”。

大卫·贝尔哐当一声把霰弹枪丢在地上，然后朝着墙前进了。一步。他脸朝下，伸出双手。

“谢谢，”他说，“谢谢你。”

AfterMath, 节选自
Delta Green - Tales from Failed Anatomies
(美) Dennis Detwiller, Robin D. Laws 著
秋叶，北极星，卡布奇诺 译